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摘要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2013。

摘要整理自2018年11月23日费海汀老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为本科生开设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读书会笔记。

以下内容不涉及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64）一文。

提要

1. 本书的视角
2. 国家的性质
3. 国家的特征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

人生的起点

- 1814年5月8日，巴枯宁出生。
- 1828年–1833年（14–19岁），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
- 1833–1835年（19–21岁），在部队服役
- 1836–1839年（22–25岁），回到莫斯科。
- 1839年，前往彼得堡；1840年（26岁），离开俄罗斯前往德国。

思考：这个时候欧洲刚刚经历了什么？俄罗斯处于一种什么状况？

- 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亚历山大一世与库图佐夫，博罗季诺战役，击败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准备追击拿破仑，但实力大损，组建反法同盟。
- 1814年3月31日，巴黎被占领，法国无条件投降。反法同盟胜利。在反法同盟胜利以后，组建神圣同盟，维也纳体系，俄罗斯开始以欧洲主要国家自居。
- 深入欧洲之后，俄罗斯军官阶层受到冲击，一个全新的世界。

人生的选择

- 1840–1842年，德国柏林的大学；
- 1843年，瑞士苏黎世；
- 1844年（30岁），俄罗斯政府拒绝巴枯宁回国；参议院决定剥夺巴枯宁的贵族头衔并予以逮捕，流放西伯利亚。
- 1844–1847年（30–33岁），法国巴黎。
- 1847年，参与波兰人的抗议游行。

人民，是最穷苦的阶级。毫无疑问人类社会中绝大部分都属于这个群体。迄今为止，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贫困，注定无知。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利只是理论上的，他们的奴役才是现实的。

人生的转折

- 1847年，巴枯宁被法国政府驱逐，前往布鲁塞尔。
- 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重返巴黎。
- 1848年，离开巴黎前往德国。
- 1848年，参加布拉格的斯拉夫人大会。
- 1849年（35岁），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被逮捕。
- 1850年1月，死刑。
- 1850年6月，改判终身监禁。
- 1851年，遣返。
- 1851年，《坦白书》（*исповедь*）
- 1857年（43岁），流放西伯利亚。

思考：欧洲发生了什么，俄罗斯又发生了什么？

- 工业革命：
 - 18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 19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 1848年一个标准的欧洲国家：
 - 大资本家；
 - 工人阶级；
 - 中产与小资产阶级；
 - 民族主义者。
- 1848年前后的欧洲局势：
 - 法国；
 - 德国；
 - 奥地利；
 - 意大利；
 - 匈牙利；
 - 俄罗斯。

人生的事业

- 1861年（47岁），从西伯利亚逃脱
- 1861年12月，抵达伦敦
- 1863年，组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 1869年，解散同盟，并入第一国际
- 1870年（56岁），参加里昂起义
- 1871年，《德意志帝国与社会主义革命》
- 1871-1873年（57-59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 1872年，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 1874年，参加博洛尼亚起义
- 1876年（62岁），逝于瑞士洛迦诺

思考：欧洲发生了什么，俄罗斯又发生了什么？

- 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
- 1871年，巴黎公社
- 社会主义理论成熟
- 1867年，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
-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
-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第一国际）

总结

1. 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建立了超国家的行为体，既有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政治格局更加牢不可破。
2. 社会经济剧烈变革，社会政治矛盾尖锐，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神圣同盟镇压；民族意识觉醒，维也纳体系固化了既有的边界，要求打破既有格局呼声越来越强。
3. 民族主义和革命意识交织缠绕，民族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跨越国界，成为超国家行为。
4. 单一打破维也纳体系或神圣同盟都不可能成功，因此两种运动直接挑战既有的超国家组织和国际体系。
5. 思考：民族主义和革命意识有共同点，但他们能一直并存吗？有没有矛盾？

本书的问题？本书的视角？

问题：

1. 时代的问题：在国际格局和国内统治都前所未有牢固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政治与社会革命？如何改变国家、民族、阶层和自身的命运？
2. 个人的问题：在俄罗斯发动革命的可能存在吗？革命的理论基础、主要动力、最终目标是什么？如何组织革命的力量？

视角：

1. 国内与国外的互动
2. 剥削者与革命者的跨国联盟

国家的本质

阶级的聚合

对于少数人来说，或者对于以皇帝为首的包括整个皇族和全部贵族集团这几千人来说，这个帝国是除了精神和人类道德以外的一切财富取之不尽的源泉；对于范围比较大一点但仍然是极少数的数万个高级军官、高级文官和高级僧侣、大地主、商人、资本家和帮闲食客来说，帝国是合法而又获利丰厚的盗窃行为的宽容、慈善、敦厚的保护者；对于范围更广的、但与人民群众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大量小职员来说，帝国是一个吝啬的供养者；而对于亿万普通劳动人民来说，帝国是最凶恶的后娘，残忍的掠夺者和害死人的虐待者。P66

法国的民族统一已经永远被破坏了。在所谓统一的法国境内，现在存在着三个，或者甚至可以说四个不同的、彼此根本对立的法国：**一个是由贵族、富有资产阶级和教士们组成的贵族教权主义的法国；一个是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在内的纯资产阶级的法国；一个是包括全体城市产业无产阶级的工人的法国；最后还有一个农民的法国。**除了后两个阶级可以联合起来而且例如在法国南部已经开始联合起来以外，在这些阶级之间已经丧失了在任何一点上达到一致的任何可能，甚至在涉及保卫祖国的问题时也是一样。P73

贵族和地主

……爱国主义这种高尚的国家美德，这种国家力量的灵魂，在法国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在上等阶层中，**爱国主义只不过是民族虚荣心的一种表现。**但是，就连这种虚荣心，也已经由于追求实际的利益而牺牲一切理想的利益的资产阶级需要和习惯，而从根本上遭到削弱和损害，致使在最近这次战争期间，它甚至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使**店铺老板、生意人、交易所投机者、军官、将军、官僚、资本家、财主和耶稣会士**教育出来的贵族成为奋不顾身的英雄和爱国者，哪怕是暂时的也罢。P13

这就是我们农民对国家的兴趣！在商人和贵族中间，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十分奇特的，是通过不高明的演说、大声疾呼的忠君声明，而主要是通过盛宴而且是狂饮来表现的。而当需要商人出钱，需要贵族亲自带领自己的农夫去作战的时候，愿意的人就寥寥无几了。他们全都竭力互相推诿。义勇军搞得甚嚣尘上，但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然而克里米亚战争还不是进攻性战争，而是防御性战争，这就是说，它本来可以、应当成为全民战争。然而，为什么没有成为全民战争呢？因为我们的上层阶级是腐朽的、卑鄙的、可耻的，而人民则是国家的天然敌人。P82

资产阶级

（法国）（革命的心理，虚假的爱国主义）没有疑问，法国社会的所有特权阶层都希望自己的祖国重新拥有这种威严辉煌的地位；但是，同时他们却如此严重地浸透着发财致富的欲望，也就势所必然地反对爱国主义，而热衷于利己主义。诚然，为了实现爱国主义的目的，他们准备牺牲无产阶级的财产、生命和自由，但是丝毫不肯放弃自己的特权，而且宁肯遭受异族的压迫，也不愿意让出自己的财产或者赞成财产平等和权利平等。

（法国）……代表法国各个特权阶级联盟的议会大多数便垂头丧气起来；……原来，战胜者德国军队的到来，对法兰西来说是可恨的、难堪的和可耻的，而对于享有特权的法国爱国者、资产阶级的豪情和资产阶级的文明的代表来说，竟是一种安慰、支持和拯救，德军即将撤退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判处死刑。P20

……法兰西国家的爱国主义者所怀的那种民族虚荣心来看，情况就绝不令人满意了。在1870年以前，可以认为这种虚荣心是非常强烈的，以致只要能够使法国免于被德意志人战败和降服的耻辱，它可以驱使资产阶级特权的最积极、最坚决的拥护者投身于社会革命。但是，在1870年以后，任何人都不会再指望他们这样做了，所有的人都已清楚，他们宁愿蒙受任何耻辱，甚至屈服于德国保护之下，也不肯放弃自己对本国无产阶级的有利可图的统治。P22

农民

比这重要得多的是，在法国农村居民中，爱国主义甚至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的确，同一般的预料相反，法国的庄稼汉一旦成为私有主，就不再是爱国者了。……他们确实担心一旦失败，流亡国外的贵族会跟着德国军队回来，重新夺走他们刚刚到手的财产。现在他们已经没有这种担心，因而对于自己亲爱的祖国战败的耻辱完全无动于衷。在法国整个中部，农民赶走了为拯救法国而武装起来的法国志愿军和外国志愿军，拒绝给予他们一切帮助。

可以完全正确地说，爱国主义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保留了下来。

正因为如此，所以法国资产阶级在1870年，德国市民阶级在1813年以前那样轻易地向幸运的征服者屈服了。我们已经看到，拥有财产就足以使法国农民丧失骨气，并且扑灭掉他们心中最后一点爱国主义的火星。P29

无产阶级

鼓舞城市无产阶级的，已经不是古代狭义的纯粹爱国主义了。现今的爱国主义自然是一种十分值得尊敬的感情，但同时也是狭隘的、排他性的、反人类的、往往简直是兽性的感情。只有那种人，他们满怀热情地强烈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一切，而且同时又义愤填膺地憎恨外国的一切，地地道道像我们斯拉夫主义者那样，才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兄弟般地对待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态度，在法国无产阶级身上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却对所谓法国的尊严和荣誉完全无动于衷。法国工人反对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战争，他们在这次战争前夕就通过“国际”的巴黎成员所签署的宣言，响亮地声称自己对德国工人持真诚的兄弟般的态度，当德国军队开进法国的时候，他们开始武装起来，但不是反对德国人民，而是反对德国的军事专制。P15

1868年……当时他们（德意志南部和奥地利的市民民主派）十分惊讶地听到了下述回答（维也纳工人）：“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德意志祖国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是被剥削的、永远受你们欺骗和压迫的工人，所有的工人，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者，都是我们的兄弟；而所有的资产者、压迫者、统治者、监管者、剥削者，都是我

们的敌人。国际工人阵营——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祖国；国际剥削者世界，就是和我们势不两立的敌对国家。” p16

国家社会主义者

对显赫地位的追求，总是比感情、愿望和善良的动机更为强烈。在国外留学归来的年轻的塞尔维亚人，由于所受的教育，而主要的是由于自己对政府——他们大部分人在国外是靠政府供养的——的义务，以及由于他们根本不可能找到别的生活出路，便只有去充当官吏，成为当地唯一的贵族集团的成员，成为官僚阶级的一份子。一旦进入这个阶级，他们就会身不由己地成为人民的敌人。他们也许，而且很可能，特别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想解放自己的人民，或者至少是想改善人民的处境的，然而他们却必然去压榨人民和掠夺人民。只要借助于某种自由主义的或者甚至是教条式的民主主义的骗人理论，在这种环境中混上二、三年，就完全可以习惯于并最后顺从于这种环境；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骗人的理论是很多的。一旦顺从于铁一般的必然性（他们是不能起来反对这种必然性的），他们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骗子，而且，他们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公开声明越多，他们就是对人民越危险的骗子。P56

宗教和民族主义者

不过在这里我们重又跌进教堂和国家的桎梏里去了。不错，正和一切旧的政治机构一样，这个新机构教堂也是受上帝的保佑才存在了的，不过这次还受（自命为）人民的意志的支持——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当做对近代精神的一个必要让步，正像拿破仑第三的诏令序言里所说的一样，教堂它自己不再称作教堂；它把它自己称作学校。这又有什么分别？在这种学校的长凳上坐着的不仅是小孩；还有永远的少年，永远被认为无力通过考试，无力获得教师的知识，废弃教条的学生——人民了。国家不再称作专制国；它自称为共和国；不过它还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即是少数有资格的人物正式地有规则地建立的一种监护组织，这些有德行的天才者或是有才干的人由此监视，引导这大的、固执的、可怕的孩子——人民的行动。学校的教授和国家的官吏自称为共和整体论者；不过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监督，牧羊者，人民仍然和至今一样，是一群羊。当心那剪羊毛的人啊，因为有羊群的地方必然有剪它羊毛和吞吃它的牧羊人。**在这种制度之下，人民是永久的学徒和学生。纵然它有那完全是假的治权，它仍然是别人的思想、意志的工具，因此是别人的利益的工具。**这种情况决不是我们所称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它不过是旧的压迫，旧的奴隶制度换上了一个新的形式罢了；只要奴隶制度存在，那么在特权阶级中间就和在大众中间同样会有不幸，残忍，真正的社会实利化。P36

国家的特征

剥削

正是反人民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彻底实现，而这种现代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资本的**利益组织对人民劳动进行最广泛的剥削**。这意味着犹太人王国、银行寡头在国库供养的官僚警察政权的强大保护下，取得了胜利。这种官僚警察政权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就其实质来说是专制主义的，但同时又披着虚伪的立宪制议会的外衣。P11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银行投机为了自己进一步的和充分的发展，要求建立巨大的**国家集权制**，只有这种集权制才能迫使千百万普通人民群众受它们的剥削。由下而上的工人协作社、联社、公社、乡直至区域和民族的联合组织，是争取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自由的唯一条件，这种联合组织同国家集权制的本质是如此对立，如同任何经济自治都同它们不相容一样。P12

可是，国家集权制却同所谓代议制民主融洽相处，因为这种现代国家形式，是建立在由**虚假的人民代表在虚假的人民议会上似乎表达出来的虚假民意的虚假统治基础之上的**，把它们获得成功所必需的两个主要条件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实行国家集权制，迫使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真正服从那些管理他们、似乎代表他们并且必定剥削他们的少数劳心者。P12

扩张

现代的国家，就其实质和目的来说，必然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的国家也就必然会成为侵略性的国家。……由此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的国家必然要成为强大有力的国家，这是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

就像**资本生产**以及最终会把这种生产本身也吞噬掉的银行投机事业一样，就像它们由于唯恐破产而必然要损害正在被它们吃掉的小投机事业和小生产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要竭力使自己变成唯一的、包罗一切的全世界性的生产和投机事业一样，**现代的国家必然是军事的国家，它本身就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欲望，要求成为全世界性的国家。但是，全世界性的国家——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有一个，两个这样的国家同时并存是绝对不可能的。**

（法国）霸权只不过是每个国家所固有的那种不能实现的欲望的委婉而又可能的表现而已；**霸权的首要条件，至少是周围的一切国家都相对衰弱和听命服从。**例如在法国称霸的时候，这种霸权是以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国势衰弱为前提的。P12

其他的可能？外交与国际联盟

而在所有同俄罗斯帝国利害有矛盾的事情中，任何事情也不可能同在俄国邻近建立一个巨大而强盛的全德意志帝国这件事相比，两个巨大帝国比肩相邻，必然会引起战争，结果只能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帝国的毁灭。

我们重复一遍，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两个帝国意识到它们内部还不够巩固，它们的势力扩张还没有达到非打一场殊死战不可的地步，那么战争就可能推迟。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尽管互相仇视，它们还会继续互相支持，互相效劳，而各自都希望能比对方更好地利用这一各怀鬼胎的同盟，为未来不可避免的争斗取得更多的人力和物力。P104

……（法国和德国）最近一次战争摧毁了法国在欧洲的历史性优势，代之而起的是更加令人可恨的、更加危险的泛日耳曼主义国家的优势，这次战争结束后，反对“国际”的措施已成为各国政府之间谈判中所喜欢的话题。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本质上彼此对立和根本不可调和的各个国家，除了合伙奴役人民群众——它们存在的共同基础和目的以外，过去和现在都不可能找到别的联合依据。P1

神圣同盟的建立，使反动势力成了国际性的，因而反对反动势力的暴动本身也具有国际性质。1815—1830年这一时期是西欧资产阶级进行最后的英勇斗争的时期。

君主专制政权和封建教权制度的强制恢复，把这个可尊敬的阶级在革命时期所获得的一切权益都剥夺了，这自然使它重新成为多少具有革命性的阶级。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德国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秘密团体，它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刚刚得胜的制度。P132【p147】

其他的可能？革命者的国家

……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绝不可能满足人民的激情和人民的要求；因此只有一种工具，即国家暴力，一句话，就是国家，因为国家也就是暴力，就是借助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伪装起来的、而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撕下伪装、真相毕露的暴力的统治。P23

因为我们的确是任何政权的敌人，我们知道，政权，不管是对执政者，还是对被迫服从者来说，都同样起着败坏作用。在政权的有害影响下，一些人成为好功贪利的专制者，追求个人私利或阶层利益的社会剥削者，另一些人则成为奴隶。

革命专政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外观上。实质上，两者都是由少数人管理多数人，借口是多数人的所谓愚蠢和少数人的所谓聪明。因此，它们都是反动的：两者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都是巩固少数治人者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经济奴役。

现在已经清楚，以推翻现存政权和制度为目的，以便在其废墟上建立自己的专政的学理主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从来不是而且将来也不是国家的敌人，相反地，他们过去一直是而且将来也仍然是国家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权的敌人，因为他们希望取而代之；他们仅仅是现存政治机构的敌人，因为这些机构排除他们建立专政的可能，但他们同时又是国家政权的最热情的朋友，因为如果他们不保有国家政权，革命在真正解放了人民群众后，这些假革命的少数人就完全不能指望重新驾驭人民群众和用自己的行政措施来施恩惠于人民群众。P145~149【p167】

君主国和最民主的共和国之间，只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在君主国里，**官吏集团压迫和掠夺人民，为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谋取丰厚的利益，并且中饱私囊，用的是君主的名义；而在共和国里，官吏集团压迫和掠夺人民，同样是为了那些人的私囊和那些阶级，只不过用的是人民意志的名义。……把用来打人民的棍棒称之为人民的棍棒，决不会使人民好受多少。**P23

任何国家，无论其形式多么民主，哪怕是最好的政治共和国，也不过是所谓人民代表制的虚假的人民共和国，不能给人民所需的东西——**在没有任何来自上面的干预、监视和暴力的情况下谋取自身利益的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因为任何国家，甚至最共和和最民主的国家，甚至马克思先生所设想的所谓的人民国家，实质上都无非是通过似乎比人民本身更加懂得人民真正利益的有知识的因而有特权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地管理群众。**

国家越大，它的组织机构就越复杂，因而也就越脱离人民，而且正因为如此，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越对立，它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就越沉重，人民对它的任何监督就越不可能，国家管理同人民自治的距离就越远。P57

结论

革命与国家

“一个一心要建立一个大强国家的社会，必然愿意服从权力；

反之，一个革命的社会则希望摆脱权力。怎样才能调和这两种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要求呢？

两者一定会彼此抵销力量，德意志人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在1848年既没有得到自由，也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国家，相反地却遭到惨重的失败。” P178

无政府主义

我们是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全民教育、社会生活的解放和广泛发展的拥护者，因此是国家和任何带有国家色彩的东西的敌人，同一切形而上学者、实证主义者以及科学之神的一切有学问的和无学问的崇拜者相反，我们确信，**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始终先于思想，后者只是前者的机能之一，而从来不是前者的结果；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从自己取之不尽的深处，依靠许多不同的事实发展的，而不是依靠许多抽象的反射发展的；抽象的反射始终是由生活产生的，从来也不产生生活，它们仅仅作为里程碑指出生活的方向，指出生活的独立和自然的发展不同阶段。**

根据这种信念，我们不仅不打算和丝毫不想把我们从书本上读到的或者自己臆构出来的任何理想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国人民和他国人民，而是**深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要求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自己的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在人民本身中寻找这个理想；因为任何国家权力和任何政府就其本质和地位来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那种与己无关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敌人，并且认为，只有当人民自下而上地通过独立的和完全自由的联合，没有任何官方的监护，但不是没有某些个人和政党的各种不同的、同样自由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由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民才会是幸福和自由的。P144**

- 国家对个人和阶级来说是束缚和剥削，破坏了个体和阶级的自由，扩大了这种不平等，并且固定了这种不平等。
- 对世界来说也是一样，大国扩大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并且固定了这种世界体系。
- 因此国家是社会主义最高，最大的敌人。
- 社会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彻底摧毁国家。摧毁维护现有体系的大国，改造如同集体一般的小国。

思考：缺陷和问题

- 剥削是绝对的吗？
 - 巴枯宁认为剥削就是劫掠，就是拿走本该属于你的部分。
 - 那么，一定程度自愿的让渡算不算剥削？
 - 但是，国家与个人之间一定是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吗？
 - 国家与个人之间是否可能存在良性的互动？
- 扩张是绝对的吗？
 - 扩张是为了生存，为了建立霸权。
 - 但为了生存一定要建立霸权吗？

- 建立霸权就一定能生存吗?
- 霸权能带来政治稳定, 但能带来生态改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吗?
- 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否可能存在相互依赖的情况?
- 脱离了束缚和压迫之后的人类社会, 是否就会没有矛盾?